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云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皆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

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

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

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此四人

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溪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

隆按此傳本叙王貢兩龔之屬却先歷舉古之自黎之士總提於前又歷舉當時清名之士總結於後以為王吉輩發端云茅坤曰史記缺此一編班掾稍及錄之然尚未詳以世主褒寵科條不著也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者亦猶樂正裘

王慎中曰語在留侯傳此等句語用之于傳中則可用之于持論之中恐非所宜

黃震曰嚴君平僻學其不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

隆按莊周避帝諱改嚴周

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

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揚雄少時

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

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訕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

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

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

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素衷曰伯夷叔齊不可尚已四皓有安儲之功子其辭王鳳之聘嚴君平隱於卜而教人不忘忠孝是非徒隱者蓋隱而有德者也欲為王吉者禹兩龔作傳而先之以此殆擬人以倫者歟隆按自其後谷口至此當鄭嚴兩君傳又按此段總結上文

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

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

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自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

君非不富且賢也惡虐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訕其

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

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

湛讀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業久幽

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氏璧也諸之也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

皆揚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

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

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今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

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中心惻兮師古曰惻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惻古恒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

道也揭音立列反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

林希元曰逸遊之樂一則傷生一則虧性故古尊以二者為言邑議正詞語佳如大呂黃鐘鐘鐃乎有餘韻茅坤曰吉疏本經術而文章之旨與古伊訓說

命相表裡

王鑿曰王吉之論可以為人君進德之助養生之法

林希元曰引召公事欲以為法

今之揭揭然者非古。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音房預曾

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

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

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茅甘棠勿剪勿伐。邵

伯所茨蔽茅。小樹貌也。其棠杜也。茨舍也。蔽音必二反。茅音方味反。茨音步末反。大王不好

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馮音子木反。馳騁

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

馬策音止。紫反。身勞虜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厚薄。師古曰厚與偃同言

林希元曰數以要脆二句總括上文馮式以下九句意

隆按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二句收結上文下文廣夏之下一段說進仁義之隆意

休則俛仰一段說全壽命之宗意

隆按堯舜之志結上養性喬松之壽結上養生

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要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要

柔也音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

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璫同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師古曰訢師古曰銜馬銜也。檄車鉤心也。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

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漆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

練減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臟五臟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

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

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

師古曰轉與臻同。

皇帝仁聖至今

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

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

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

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

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

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

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

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

發。

師古曰發謂與舉眾事。

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

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

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機緜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

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

茅坤曰不欲昌邑有他與舉而專委大將軍可謂有略惜也昌邑不察

真德秀曰王吉
罷逐之事昌邑
王可謂不負所
職矣王以失道
廢二人當加褒
異以爲人臣勸
可也而僅得減
死且被貶劍之
罰霍光於是失
刑政矣
隆按以忠直數
諫得減死結前
上疏諫昌邑王
案
袁袞曰宣帝初
政醇疵相半吉
之上疏拈出得

失二字得則長
之失則救之甚
得匡辟之義
林希元曰此論
識大小本末緩
急之序而詞寸
足以發之出入
經傳漢儒惟董
仲舒有此議論
賈誼便不及矣
宣帝任魏相而
忽王吉豈非葉
公之好龍乎
又曰可謂至恩
二句此是一篇
大指

隆按此其本應
上未可謂本務

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
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
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
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
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
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
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賢寵
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
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

平詔書毋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
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
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
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
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
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
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

句 林希元曰春秋以下言當世之弊

唐順之曰此膠西相之遺言

隆按宣帝之時法制過詳而禮義不足故吉之上既在省刑而崇禮

林希元曰臣願以下是教宣帝本務然止于述舊禮明毛制而修身正心正朝廷未及焉亦有

未盡者矣

隆按以上總論以下則條其得失之事而一一分疏之唐順之曰此後世奏疏分款之所由起真德秀曰吉意以為之下蓋史家撮其大指如此非本文也

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董仲舒傳

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

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敝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

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

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

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

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日趨趨向也唯

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

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

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

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立婚也解

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

者衣服車馬賢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

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

文

黃衷曰王吉事
昌邑甚得輔弼
之義上宣帝一
既可謂通達世
務不合即歸不
為祿仕漢儒學
識正大出處無
規董生而下子
陽一人而已孟
堅以次逸民之
後未為知吉四

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

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

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

驕騫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

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

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

瑒師古曰瑒者刻鏤為文瑒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

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

皓鄭嚴誠逸矣
王陽逸乎哉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

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

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

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

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

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

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

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

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

隆按吉之學識
正大出處無愧
皆自厲志中來
故未復以去婦
一事結之

隆按復以初字
喚起蓋為子駿
發端云

茅坤曰以下叙
次一時諸從官
處如譜畫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
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
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
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
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
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
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
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
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
不聽虛名考績用
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
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
有効也

隆按自先是京
兆至此本叙駿
為御史大夫丞
相却插入薛宣
翟方進本末則
以與兩人相代
云

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
乃代宣為御史大夫立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
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
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
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
外傳曰曾參喪妻不娶娶人問其故
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
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
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
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
侯夫人放寡居其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
夫人之名也坐祝詛下
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哀帝以

隆接傳王吉而因及子駿孫崇末復總叙其大槩以為結構此首尾照應法

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

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

懷詐諉之辭師古曰諉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

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

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

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

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

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

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

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不畜積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

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

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

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瑀木

茅坤曰以布衣蔬食為奢者異其猶溺于自奉也古之俗如此而况過多金玉純綺乎

陳仁子曰禹之說謙善移其告

元帝者告武帝則得而獨以告元帝恐未善

唐順之曰此文質而不俚

袁宏曰貢禹上元帝數十言皆

是崇節儉之風不可謂非君道

之宜但議倭專權乃當時大病

馬獨置之不言
豈德石頭之沒
引歐君子重始
進良有以也
茅坤曰以下書
疏教上並非全
文班掾特撰其
詞旨而約言之
耳

唐順之曰下之
奢侈如此
隆按此段先言
古制次言高祖
文景循古節儉
又次言後世奢

儻纔以矯復古
化望元帝何等
節奏繁嚴其大
指總在承乘救
亂五句上蓋承
上起下之詞
隆按論語曰以
下極諷方今奢
侈却歸在大臣
循故事之辜
唐順之曰善叙
零碎事
又曰上之過奢
如此

摩而不刻

師古曰瑀字與彫同彫畫也

車輿器物皆不文畫死囿

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

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

之外各置貢職而已

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特入貢不

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立作至高祖孝文孝景

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

師古曰綈厚縑音徒奚反

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

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衣服

履綉刀劍亂於主上

師古曰綉古袴字

主上時臨朝入廟眾

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儻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儻矣今大夫儻諸侯諸侯儻天子天子過天

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

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

故時齊二服官輸物不過十筭

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

盛衣竹器音先嗣反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

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

五千萬

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

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王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茅坤曰天子而
瘞臧生禽霍光
不學無術如此

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飢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

王維楨曰唯陛下以下即前所云承哀救亂五句意也

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事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生師古曰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師古曰言人產于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畱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

隆按稱天意乎
應上天不見與
逆天心句

茅坤曰禹之奏
元帝猶及聽從

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

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

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

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

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

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

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

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

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

俱盛德事

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

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

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

僮取正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短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

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

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法用反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

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

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

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中茅愚臣所當

隆按據又義順
有聰字為要

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
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
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
躓，什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躓，音顛，蹙也。什，音赴。
日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寡不歸，不勝私願。願
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
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守經據古，不阿當
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寡，少也。故親近生，幾
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異。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

隆按此後連曰
又言又欲又奉
所謂數言得失
書數十上也
唐順之曰：此亦
後世分款體格
史家為慕之若
此
隆按傳稱禹在
位數言得失及
考劉向傳恭顯

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往志趣不同。
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
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
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
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
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
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

曰逮更生禹因
劫更生與望之
輩坐免為庶人
則禹所以進用
皆陰附恭顯而
得之班史隱而
不論唯於石顯
傳云顯使人致
意深自結納因
薦禹天子正在
望之死後則班
史不滿之意已
見下他傳云
唐順之曰七十
萬人常受其饑
此晁錯之遺說

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
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
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
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
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
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
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
師古曰。若有萬錢為
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
野。不避寒暑。掉少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掉。拔取也。
把。手搯之也。胼。併
也。胝。繭也。掉。音才兀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
木。胼。音步干反。胝。音竹尸反。搯。音蒲交反。已奉穀

租。又出彙稅。

師古曰。彙。木稗也。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

師古曰。言鄉部

之吏又私有所
求不能供之。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

賜之田。猶賤賣以賈。

師古曰。賣。田與人
而更為商賈之業。

窮則起為盜

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

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

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

師古曰。賤買
貴賣曰販。

除

其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
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

租稅祿賜皆

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師古曰。追
遵古法於

事便也。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

役。師古曰。繇。
讀曰徭。

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

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

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

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

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

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

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

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

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用度

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

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

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

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

朝。諂逆而勇猛者。賢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

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

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

以使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

劉敞曰百姓者多者字隆按連用四故字起句俱承上文而言唐順之曰切中今時風俗之惡

隆按察其所以然五句綴上故字四段

王維植曰樂道正身不廟句是此書大旨

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賢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木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仁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

隆按陛下以下總括上文意

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

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

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

師古曰言。

取天下。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

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

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

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

隆按上總叙禹所上書。此總叙天子從禹所議亦是一格

袁案曰元帝既納其言於生前

而又思其言於
身後是亦可與
有為者使禹能
教以退佞任賢
未必不聽惜乎
所言者皆非常
世之急務也
隆按以其子為
郎官了上祿生
之子案

隆按兩龔傳分
合聯終頗得太
史公法

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

隆按波及窳壽
侯嘉

隆按此上合叙
此下專叙勝

土維植曰。班史
以勝與吉禹同
傳。正為勝之能
祖述吉禹也

至官廼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窳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窳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

茅坤曰所舉多
貪殘吏位列三
公暗指公孫祿
等

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
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
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
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
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
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
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
君議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
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

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

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

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

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

君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

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

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即應曰聞

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

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

漢書卷之五十一 內傳 七 武

劉奉世曰前云
博士夏床常後
云常位大夫然
博士非中朝臣
疑言博士者誤

隆按攬入邵漢
為策文者文二
人伏案
又按將叙勝之
歸老却先以韓

不審妄有發
作自觸罪

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

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

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

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媮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皆不敬制

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

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

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

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邵漢亦以清行徵用至

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

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

福故事埋根後
只用皆如韓福
故事一句應之

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

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

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

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

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太

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

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

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

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

隆按傳勝波及于漢因漢波及兄子曼容此主實文法又按此下專叙舍

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舍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

隆按此下文合叙

隆按以下又專叙勝

王維楨曰叙使者迎勝及勝固辭以至蓋棺織悉曲盡如畫

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就其家而拜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挹紳。使

袁宏曰觀勝辭莽之言婉而不迫峻而不亢誠非祿位之可糜者

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患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

隆按不應詔本旨始顯言於此黃震曰勝不以一身事二姓清矣舍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而不辱其身者乎

隆按董濟二句本莊子語老父罪勝不能翫光用晦致天子屢以詔徵故曰非吾徒也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虛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

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

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

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

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

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

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

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

時帝祖母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

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傳喜始執正議

失傳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賢幸宣以

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

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

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

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今世

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

林希元曰指斥佞倖略無遜避非毀公卿曾不少恕七亡七死之說尤切世務豈特漢之藥石古今君人者之藥石也陳仁子曰宣所言切直上引天災下授生民死亡之事使哀帝果用其言退三人而用何武輩西漢尚延數紀何至有莽者出劉奉世曰共如守

漢書卷之五十五 兩翼 三十一

王整曰七亡七死曲盡流離困苦之狀于載之後讀之猶為酸鼻

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

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

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竝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

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

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

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竝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

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

鳴男女遮道六亡也晉灼曰世古列字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

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

隆按民有七亡一段收結上文二誠難與上誠難相應

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

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

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邪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

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

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

智師古曰尸主也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

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下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

合戶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今志人君子其儀一今

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拈鞠也拈音居黠反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

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

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廬

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

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

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憤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隆按以上專言董賢以下因賢

及傳商孫寵等

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

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

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

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

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

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

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

隆按感字漢書多作或顏氏無注何也

隆按以上是告帝退不肯以下是告帝進賢才

林希元曰自古忠臣不顧身皆如此

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為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但不密爾

隆按此疏以天變應帝不能進

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

賢退不肖詞意較前書尤剴切

隆按此書以天人二字作眼目

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由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虹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選反葭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陳仁子曰鮑宣
所言雖以擯賢
實以全賢也惜
帝不能從耳嗚
呼哀帝之賢難
望文帝董賢之
權過於鄧通若
通不免死賢之
死宜哉

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

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
廕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

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
上持時行夜者

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

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

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

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

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

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

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

師古曰不
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

師古曰刻漏
刻也間空隙極竭翬翬之思師古曰翬音沐沐猶蒙
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

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
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

宣言徵何武彭宣荀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

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

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今諸使有制
得行馳道中者行旁

道無得行中
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
鉤留也

没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

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
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

茅坤曰孔光原
由鮑宣既薦其
忠不避親如此

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

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謂早旦丞相車不得行入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

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

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

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木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

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

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緝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

隆按總提一時清名之士于此而後詳次其履歷附見于宣傳云

黃震曰鮑相紀透唐林唐尊皆仕於莽大節已虧安得謂清名之士

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

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

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賢重歷公卿位唐林

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師古曰以瓦空穿也

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偽名郇越相

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

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

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曰贈

喪衣服曰祝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

莫書卷之三

隆按又舉一時之去官者附于傳末而以始字別之
洪邁曰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傳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

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將誦以刺死郡守粟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人之賢不肖相去如此
隆按未復次兩龔鮑宣子孫了結兩傳

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粟融客

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賢。然大率多能自

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
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
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蜀
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遂及兩唐。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二

終

6

